

有和我一样喜欢喝茶的人吗?

味道还在其次,顶喜欢看滚水注入玻璃杯的一瞬,热气蒸腾,小小的花骨朵如螺旋般浮沉沉,而后渐渐舒展,慢慢伸展,杜雨娘慕色还魂,此刻流转,仿佛有很细微的“啪嗒”一声,那花整个地盛开了,仿佛又是一春。

小时候的我,喝一点红茶,半夜就要失眠,但还是想和大人门一起喝下午茶,于是倔强地要母亲给我冲一杯花茶,坐在旁边看图画书,现在想来,其实还是贪恋配茶的点心。母亲给我的花茶里夹一块冰糖,喝起来淡淡的甜,但并不抢味,无论是哈尔滨食品厂的杏仁排,还是牛奶棚的蛋糕边,又或者是阿姨新做的咖喱角,花茶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现在的花茶工艺更新迭代,前阵子去奈良,在一家全是女学生的店里点了一杯叫“满开”的花茶,原来是茶叶包裹着花朵做成球形,滚水下去,可以开出一朵完整的花,美则美矣,却少了一些滋味,有点像《红楼梦》里贾政喜欢的稻香村,人工痕迹太重,失去了贾宝玉所说的“天然之气”,相比之下,我更爱朴

杭白菊背后的男人

李舒

实无华的杭白菊,淡淡花香,微微甘苦,朝吹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是别样的风雅。

不过,还是最近才知道,杭白菊,其实并不是杭州的白菊。

不过,却和一个在杭州有着故事的男人相关。

西湖边,南屏山畔的汪庄,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尽管汪庄的正式名字是西子宾馆,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呼它为“汪庄”。汪庄最早的主人,当然姓汪,叫汪自新。

但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介绍汪自新。

他的家族企业是卖茶叶,在民国有个相当知名的名字——汪裕泰。汪裕泰茶号从道光年间开起,到了汪自新这一代,已经是苏浙沪地区相当有名的茶叶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店。汪自新的夫人是胡适的表姐,胡适曾说:“善增公(注:指胡适伯父胡福田)与我母最好,惕予(汪自新的字)夫人今年五十五,面貌最像他母亲,使我想念那两位慈善的死者”。

胡适和汪自新的关系很好,青年胡适到上海准备出国之前,曾经将汪裕泰茶号作为和老家的联系通道,他的信里曾经这样说:“附上信封二个,可用此信封托人带至上海,托汪裕泰号程云翁转寄交

可直达也。”

但汪自新的职业却是一名医生。他在1893年决定放弃科举,跟随奉贤夏景垣习中医医术,四年之后在上海英租界中旺弄设诊所。之后又去日本篠崎医院实习,又创办自新医院,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西医结合疗效好”的综合医生。不仅如此,汪自新还创办了中华女子产科学校,招收女性就读。他甚至创刊了医学刊物《医学世界》,发行量五千册,这份杂志今天还能在上海图书馆查到,我甚至找到汪自新曾经发表的论文,关于“如何处理枪伤”,汪医生,不简单。

我猜想,汪自新的本意是成为一名医生,他为此曾经关闭了“苏州、奉贤等地的茶叶分号”,也曾经试图研发出“戒烟茶”这样的产品,想要在医生和茶商之间做平衡,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如他的意,汪裕泰一度业绩不佳,汪自新受到来自家族的巨大压力。

还好,他有两个非常争气的儿子。大儿子汪振时是震旦大学医学博士,继承了汪自新的自新医院,是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登记有案发照的西医之一。小儿子汪振寰从早稻田大学商业系毕业,回国后逐步接手汪家茶庄生意。据说他很看不惯父亲一年十多万的销售,也许是为了躲避在上海主持大局的儿子,汪自新卖掉了上海的一处房产,集资百万元在杭州西湖清波门外购买土地,兴建庄园,这就是汪庄(初名清白山庄)。

据说,由于占据了不小西湖的地盘,在修园林的时候,汪自新一度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汪自新的商业头脑在

汪庄的设计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上世纪20年代的茶市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要脱颖而出,老本是吃不了的,汪自新认定了“景以西湖为美,茶因龙井而名”的经营宗旨,决计以西湖为依托,以龙井为品牌,充分做足西湖的文章。汪庄虽然是私人庄园,却带有一些功能性。这里有汪裕泰茶庄门市部,供应西湖龙井名茶,并辟有一间试茗室,里面陈列各种古色古香名贵茶具,供游人品评茶叶,甚至还有一个对外营业的饭庄,叫“南屏山灶”。试想一下,在这里,你可以喝茶,买茶,吃饭,游园,这样一来,来买茶的人络绎不绝。上世纪30年代的《西湖旅游指南》里,汪庄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1933年刊登于《申报》的游记上说,“最满意的园林是汪庄”,“有苏州狮子林的风味”“疑置身在法国公园里”。

汪庄主要售卖的是龙井,但除了龙井,汪自新还打算依托汪庄,开发一些其他的茶叶单品。其中之一,就是把桐乡的白菊包装成杭白菊——当时杭白菊被称为“茶菊”,是一味中药材,在市场上并不好卖。汪自新则认为,国人喜,不代表没有销路,他利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把汪裕泰杭白菊故意做成古朴包装,专门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原本两块多一斤的杭白菊一度可以卖到八十元。他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他为自己的杭白菊亲自题写了产品介绍:“杭白菊者,冬苗、春叶、夏蕊、秋花,被受日月精华、四时灵气……”茶包上还特别印制了产地:“杭

滇南的小城,我以为建水已经够偏,没想到石屏比建水更静。

石屏的朱家花园原是清代的朱氏私宅,如今已成了石屏县图书馆古城分馆。在雕花的柱子和青砖铺地的回廊之间,不时看见埋头翻阅童书、画蜡笔画的儿童和戴着耳机看书的年轻人。

走进石屏火车站,眼前几幢绿檐黄墙的洋楼分明是法式风格的建筑,后来得知果然是法国人设计的。石屏火车站建成于1936年,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碧石铁路的重要车站之一。我在候车室隔壁的西餐馆喝咖啡。那座小楼也是法式的,院墙的颜色浓郁得让我想起元代《藏春集》诗里的“煨开琥珀明黄色”。我看过不少美景,时间越长就越无法定义怎样的风景才是好风景,但所有让我有片刻怔忡、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方,我都会长记心头。石屏火车站就是这样的所在。也许是我在正午空寂的院子里坐得太久,餐馆的女主人走过来,一言不发在我面前放下一本《石屏老建筑》又翩然离去。我不知她为何断定我会喜欢这本书,但它对我确实是另一个惊喜。书里的照片清一色都是黑白摄影,黑白照片看似单调,却有种适合凝视的庄重感。古宅、花园、庙宇、石桥……无论朴素或华美都有隔着时间的恍惚与神秘,间或出现几个人,脸上尽是前消费时代的神情。我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泱泱古国的光影记忆。

离开餐馆前还书,无意中女主人说起下个目的地是企鹤楼。她一愣,说企鹤楼在她的母校石屏一中,外人进不去。但她随即请我稍等,出去打了一通

石屏小记

电话,然后让我记下一位石屏一中陈老师的手机号码,说进校门让保安与陈老师通话即可。后来我们在石屏一中教师的照片栏里找到了这位教数学的陈老师。进了校园问路,问到的恰好是副校长。如今回想起来,是这些好心人接力将我送到了企鹤楼前,让我得以窥见它的真容,我与石屏何其有缘。企鹤楼中的“鹤”是石屏当地名士陈鹤亭,石屏一中(当年的石屏县立中学)正是他主张筹建的。这座楼是石屏人为感念陈鹤亭先生而建的。坐北朝南的企鹤楼是重檐四层楼房,圆窗青瓦,顶部有三台宝鼎,建筑风格既古典又不乏现代感。不必说整体设计,就连砌楼用的青灰色方砖上普通工匠写的字都极好,民国人的审美真让人心服。企鹤楼北面有座荷花池,左右两块石碑上刻有清代书法家涂翰的狂草对联:“不是虎丘,宁无聚石谈经处。谁穿花径,为有喷泉喜客来。”一所县立中学,却处处有气势非凡之作。

那天我们的停车场在昔日的石屏县衙隔壁,不远处有个李恒升故居。这位李恒升,就是当年在陈鹤亭先生倡导下,捐巨资创建石屏县立中学的实业家。尽管宅门紧闭,但院子里高出院墙一大截的白玉兰散发出半条街的人都闻得到的香气。

前几天友人发来一张照片,拍的是石屏文庙里一大群下棋、打牌的老年人。主张“仁”的孔夫子应该不会介意。这样的公共空间属性,比单纯的景点要意思得多。一座古城,难得的是不曾将古与今割裂开只作标本用。石屏的天然古雅,一寸寸都是活的。

红木椅子

孙大明

要的一个小手段——殊不知,白菊不属杭州,而是汪自新把桐乡白菊“移”到了西子湖畔。

不过,汪自新确实热爱菊花,汪庄假山石隙中都布满菊花,汪自新亲自身着短衣,与花匠操理花事。每年,汪庄还会举行菊展,名流群集,夜夜笙歌,颇负盛名。

和众多海派艺术家都有交往。他和沈老关系相当不错,常有往来,而且为沈老刻了不少印章。有一次他带着沈老刻好的印章去拜访,因为乐先生早年因病导致聋哑,语言有障碍,与人沟通唯有笔墨交谈。也许是谈到沈老的出生日期,沈老就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下上述的句子,于是乐先生就把这张便条夹在他的印蜕中带回并珍藏至今。但是乐先生那些和沈老交往的资料都遗失殆尽,甚是可惜。

沈尹默的便条

史军萍

今年是中国书法界一代巨匠沈尹默先生诞辰140周年,受沈尹默家属委托,闵行区海派艺术馆将举办“造极——纪念沈尹默诞辰140周年艺术大展”。展品中有一张沈老书写的便条,虽然很不起眼,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内容是:谢谢你!刻得很好。我的生日是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一号,农历光绪九年五月初七日。便条是沈尹默写给乐秀镐的。乐秀镐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因为工作关系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秋韵深深(油画) 徐淑荣

多年以后,若有人问我是怎么开始学跳舞的,我将会回想起那次走在街上,见到沿街舞蹈房里人们正在练舞的那个6月。

那日,我和朋友约在离家不远的饭店吃饭。一路走去,要路过一处办公园区,沿街铺面中开着一家舞蹈机构,装着一大片落地玻璃。平时我不常走这条路,虽知此处有个舞房,但几乎从没见过有人在那里跳舞。那日,最大的那间舞房里开着通亮的灯,好多人在那里跟着节奏舞动。有年轻的女子,也有看着与我差不多的中年女性,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各种动作。虽然听不见音乐,但动作优美,身姿袅袅。我停下了脚步,仔细看了看。老师很耐心,一个个动作分解了教;学生们有些跳得好,有些跳得生涩,但大家都很专心,似乎没人关心玻璃窗外的风景。我想起了自己在朋友圈里,就看到如今有不少朋友都

在各种舞蹈机构学跳舞,一支舞蹈虽然短则十几秒,长的也就一分钟,但每次我都很喜欢看。“她们跳得真好呀!我小时候也学过几年舞蹈,只是基本功都废了,可惜!”我有次和老公讲起这件事:“你说,我如果也去跳,会不会也不赖?”老公回我:“你有时间去跳舞吗?”也对,上班工作、下班带娃,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要搞功课,一个要讲故事,我哪里来的时间呢?人到中年,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是磨碎了、拼凑了用的。但是那天后,我却有一种很想走进舞蹈房问一问具体情况的冲动——而且,我真的拐了一个弯,走了进去。

接待我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身嘻哈装扮,看着就像从街舞舞台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串问题,毕竟这几年给自己娃报了很多课外班,早就熟门熟路了:“这里招收新学

员吗?有什么舞种可以挑?怎么来上课?怎么收费的?”问完这一串,我居然发现自己有点害羞,生怕人家小伙子看我一个老阿姨,会不会心里嘲笑我这把年纪还来学舞蹈,不应该再等几年直接去跳广场舞了吗?不料人家小伙子比我还害羞,也不回答我问题,居然低下头拼命在桌子上找东

我与跳舞的“偶然之缘”

鲍伊琳

西。不一会儿,他找到一张宣传海报,铺在我面前指给我看:“这是我们的各类舞种排课表,万分欢迎随时来试上一节课!”那天,我揣着这张排课表回了家,晚上研究了老半天,选了“基础JAZZ”,并在微信小程序里预约了他们的试跳课程。于是,我与舞蹈课缘分就此开始了。

每次课1小时,就教一支

舞蹈。每节课内容不同,没有连续性,基础班的舞蹈略简单,一段舞蹈少于30秒,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结束时候拍的视频里,大家都能美美的。我一周坚持上2—3次课。因为离家近,我都换好了跳舞的运动服,套个外套就从家里走过来上课。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家里人照看着,上完课我就赶回来。

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跳舞小白”,慢慢越跳越好。舞房换了好几批老师,我每次遇到喜欢的老师,都会尽量安排出时间跟她的课。

刚开始拍成果视频,我还怕跳得不好,总躲在后面远离镜头,后来渐渐有了自信,我也开始离镜头越走越近。渐渐来多了,我就每次提早5分钟到舞房,还能遇上几个相熟的同学,大家一起练习跳舞时顾不上讲话,但课余时间就唠唠嗑。

舞友们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下班后有空就来这里跳;也有像我一样家中带娃的中年女性,“忙中偷闲”出来锻炼身体——毕竟,跟着大家一起跳舞比一个人默默在健身房撸铁有意思得多啦。运动真能让人显得更年轻,而且自从两年前多不间断的舞蹈训练,我的心肺系统明显比之前强很多,多年来时感胸闷气短的“老毛病”已越来越少出现。我几乎每次都会把舞蹈视频晒在朋友圈里,好多常见面的朋友一旦见到我就说:“哈哈,我最喜欢在朋友圈里看你跳舞了!”

这个世上,有很多缘分都是偶然间形成的。有了一个念头,尝试去做做,说不定命运的齿轮就此启动了?

十日谈

我爱上夜校 责编:沈琦华

夜校服务也需要创新,创新才有生命力。